

為什麼有些大學公開懲罰學生團體

駐芝加哥辦事處教育組

普渡大學學生權利與責任辦公室的 Jeffery Stefancic 和他的同事們已經習慣於接到憂心忡忡的家長們的電話。

「『我的兒子或女兒想加入這個社團；你知道（這個團體）有沒有問題嗎？』」他說他們會問。家長們想知道學生團體（通常是兄弟會和姐妹會）在大學中的信譽是否良好——考量到幾十年來有關一些團體猖獗的欺凌和其他不當行為的新聞頭條，這是一個可以理解的擔憂。

因此，大約十年前，普渡大學學生權利辦公室負責學生事務的副主任 Stefancic 決定公佈學生組織的紀律處分情況，以便學生及其家人能夠就加入這些團體做出明智的決定。

普渡大學網站上的一個專門頁面展示了目前面臨制裁的所有學生組織的報告，以及一份更加冗長的過去兩年中面臨紀律處分的組織名單。這些條目包括每個組織面臨的制裁以及使其在該網站上首次曝光的違法行為。例如，兄弟會的一個分會因危害他人、不誠實和酗酒等問題而被暫停活動至 2024 年秋季。

學生行為專家表示，越來越多的校園正在採用這些面向公眾的報告，以促成行為不端的學生組織承擔更大的責任。有人說，這些報告有助於讓學生、家長和其他人了解過去發出的危險信號，並可能阻止不當行為——儘管缺乏支持這一觀點的研究。其他人擔心這種公開點名和羞辱可能會無意中鼓勵危險行為。

學生行為管理協會當選主席、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性諮詢公司 Social Responsibility Speaks 的聯合創始人 Christina Parle 表示，很難量化有多少大學發布了組織行為報告，因為每個機構的名單大大不同。

但是，她說：「這（發布組織行為報告）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許多校園的業界標準。」這是因為新的欺凌相關法條要求部分州的大學發布（學生組織）品行的相關資訊。

例如，德州要求每所公立大學在其網站上醒目地展示由公認組織發布的「關於校園內外欺凌行為的報告」。該報告必須包括有關每一

次欺凌的資訊以及對違規組織採取的紀律處分。在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的一名學生因欺凌而死亡後，德州的反欺凌法於 2019 年進行了修訂，以納入該要求。

一條相似的法律於 2022 年 7 月在華盛頓生效，得到了一名華盛頓州立大學學生的父母的支持，該學生三年前在一次兄弟會欺凌事件中喪生。

兄弟會和姐妹會之外

Adam McCready 是康州大學 Neag 教育學院的常駐助理教授，也是兄弟會和聯誼會顧問研究期刊 Oracle 的編輯，他說學生行為辦公室致力於列出組織不當行為的背後，來自於兄弟會和姐妹會生活辦公室的努力，他們使希臘字母組織在與欺侮相關的死亡事件發生後的行為更加透明。

有些大學，如印第安納州立大學，僅追蹤希臘字母組織的行為，並將結果列表發佈在他們的希臘生活網站上。

印第安納州立大學學生助理院長兼學生行為主管 Craig Enyeart 解釋說，希臘生活辦公室維護著一張“記分卡”，用於追蹤分會的違規行為，以及他們的獎項和平均成員 GPA。

“印第安納州沒有現行法律規定我們必須維護記分卡，” Enyeart 說。「但很多機構認為，如果你要加入一個社團，而且我們知道它過去曾出現過問題…人們應有權利在知情的情況下加入社團。」

Enyeart 表示，學生行為辦公室在其網站上追蹤違規組織是沒有意義的，因為該辦公室試圖保持中立。他說，如果它只報告組織的違規行為，而不報告它們的讚譽和慈善努力，那將是不中立的。「一個組織的意義不僅僅是它的違規行為。」

但學生行為辦公室也不負責讚美為社團的善舉——這就是希臘生活辦公室處理它的原因。

普渡大學的紀律狀況報告沒有列出組織的獎項和 GPA，但 Stefancic 表示該名單是中性的，因為兄弟會、俱樂部體育和學術組織都同樣容易因行為違規而被點名。普渡大學的報告記錄了對阿諾德航空協會、馬伍德合作社和南亞學生聯盟以及一些兄弟會和姐妹會過期的制裁紀錄。

印第安納州立大學和普渡大學參與了全國兄弟會和姐妹會記分卡專案，這是一個縱貫研究計畫，由賓州州立大學的 Timothy J. Piazza 兄弟會和姐妹會研究與改革中心主持。（該中心以一名在 2017 年欺凌事件後死亡的學生的名字命名。）該項目旨在通過匯總成員的平均績點、慈善捐款、服務時間和組織行為來創造「全國兄弟會和姐妹會的國家圖景」。

Piazza 中心主任 Stevan Veldkamp 表示，大約有 95 到 100 個校園提供記分卡數據，而三年前該項目開始時只有 75 個。

Veldkamp 說，在維吉尼亞州，一項新的反欺凌法要求大學向 Piazza 中心報告他們的行為統計數據，這是由於 2021 年維吉尼亞聯邦大學一名學生因欺凌而死亡而引發的。

「越來越多的機構正在為他們的行為統計數據創造某種形式的透明度，」Veldkamp 說。

羞辱與否？

學生行為專家表示，這些報告是一項重要的透明度措施，可以幫助建立對機構的信任。

「你不會在沒有一些背景資訊的情況下購買新車或新房，」康涅狄格大學的 McCready 說。「而且你不會在沒有一些背景資訊的情況下讓學生上大學。」

McCready 說，開放的好處不僅僅是外部的。如果組織意識到除了被趕出校園之外還有其他不那麼嚴厲的懲罰，他們可能不會那麼害怕他們的機構。

大學可能會採用紀律處分名單作為對欺侮或其他危險行為的威懾。McCready 說，一些大學希望害怕被列入名單會鼓勵一個團體改正其行為。

但 McCready 等專家表示，他們認為威懾力不是很強。

「一個組織或一個組織中的個人並不是真的在想，『哦，我們不應該這樣做，所以我們最終不會出現在那個名單上，』」McCready 解釋道。「我認為更多的心態是，『哦，我們永遠不會因此被抓到。』」

Stefancic 說，在普渡大學，公佈這份名單的目的是讓情況更加透明而不是威懾。

「你正在將人們帶入你的團體，」他說。「你希望他們對於是否應該參與團體做出正確的判斷。（所提供的資訊）其中一部分不僅是關於你的組織的好人好事，是否還有他們應該注意的任何壞事呢？」

這些名單確實引起了一些擔憂，可能會阻止大學公佈它們。《家庭教育權利和隱私法》保護學生某些教育記錄的隱私； Parle 說，即使聯邦法律不像適用於個人那樣適用於學生組織，但如果團體花名冊很容易獲得，大學可能會害怕違反 Ferpa。例如，印第安納州立大學的兄弟會和女生聯誼會生活計分卡，因為成員太少，所以保留了幾個分會的平均績點。

「如果我能很容易地認出 Christina Parle 在哪些學生組織中，我就能明白為什麼它可能會引起某些人的擔憂，」 Parle 說。

另一個問題是，尋找機會吸毒或接觸烈性毒品的學生可以使用這些名單來找到擁護危險行為的群體。但這些學生可能「少之又少」，McCready 說。

McCready、Veldkamp 和 Parle 表示，他們不知道有任何關於紀律處分名單在阻止不良行為或建立學生信任方面的有效性的研究。

德克薩斯州斯蒂芬·F·奧斯汀州立大學教育領導力研究生教員 Pietro Sasso 說，要求大學報告違規行為的反欺凌法太新了，無法得出任何關於有效性的結論。但對要求大學披露犯罪數據的克勒利法案的研究發現，強制報告不會影響學生的決策或入學。

Sasso 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說：「我們從 20 年來關於強制性校園報告的研究中了解到，不幸的是，它不會影響學生的決策，只會讓學生覺得他們的校園更安全。」

Veldkamp 說，Piazza 中心正在進行一項多機構研究，以了解行為報告會產生什麼樣的差異。

「這裡有機會讓博士生或其他學者解決這個問題，看看有什麼有效的方法可以改變組織行為，」 McCready 說。

撰稿人/譯稿人：Kate Hidalgo Bellows/ Eileen Tsai

資料來源：2022 年 12 月 14 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why-some-colleges-publicly-punish-student-groups>